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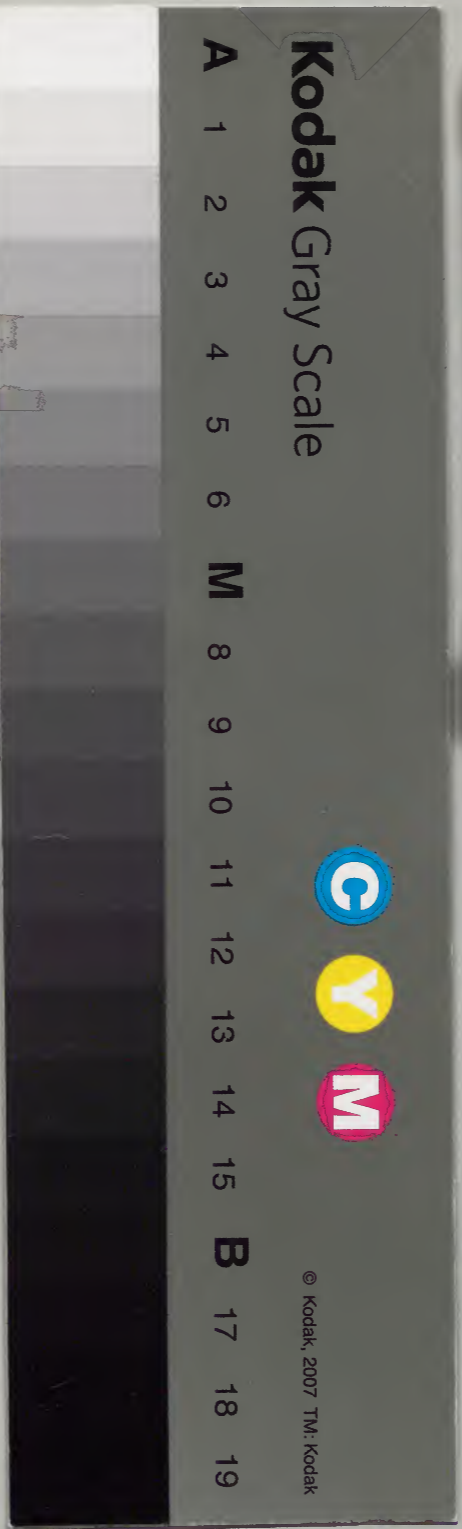
論語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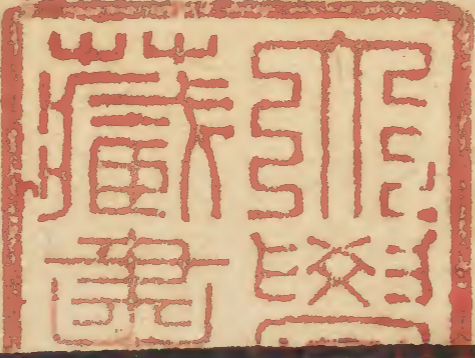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和書門類
			二四九	九號	
	六五	函			
一四	架				
一〇	冊				

內閣文庫			
九函	二四九	和書	
一五架	一〇冊	九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99
冊數	10 (6)
函號	191 201





論語徵已

日本

物茂卿

著

淺草文庫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進仕。寧豈可刪乎。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有此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後進。既已以己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謂禮樂。凡言文質者。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曰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世人徒以禮樂

為美觀。而不知其義所在。務備其物。以侈其數。鮮麗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

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點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以己意秩其德。

亦佛氏菩薩羅漢是做已。孔子坐門人侍，皆以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原憲三十六歲，子羔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四十四歲，曾子四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十三歲，閔子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徵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

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賤當卑。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丘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子貢也。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十三歲，字倒，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長孔子六歲，閔子亦字倒，從

史記為是。子路少九歲。脫去十字。有若。史記為是。子
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游滅明。家語為是。檀弓
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齒當相若也。
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焉。及
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
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
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
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
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
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

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
故也。

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
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父母昆弟
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
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享於邦。故
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仁齋以
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抑詩也。不復抑而言白圭。其所三復

唯一章已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古之道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天喪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問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論語集注
知死蓋死者不可言者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俾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可不謂妄乎。且其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

道設教。鬼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有此言。陋矣哉。

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羿不得其死。然可以徵已。

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定邾隱之死。而仲尼曰。賜不幸言

而中是也。皆謂其言有驗也。如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妄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計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不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手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矣。既曰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則豈

特聲音之失乎。可見逐文為解者其言支已。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庸豈以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於周公。全魯之時矣。或曰。周公非且也。謂東西二周公也。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氏至附益之十七。

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宜若是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可謂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世無政事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相者。知而無不為。殊不知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

施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端，可以見已。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孔子何曰

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為人蹇蹀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敖，辟喬志。蹇蹀，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敖之失也。由也，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嘖，邢昺曰：舊註作嘖嘖，字書嘖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嘖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嘖嘖字殊乎。大抵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

論語集注
故揚其善。此稱諸內。故言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
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
道何足為據。

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
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
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
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
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
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
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

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
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
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
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
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
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臚通。引
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
說非矣。而木末志。亦曰。貨財殖焉。則其
世人不識善字。是後世佛氏言善。而人扭其說。一聽

善則輒作佛氏之解。故朱子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

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閭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

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與答子貢問

鄉人皆好之同意古註以為善人之事失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
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
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
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是
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

無恙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
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
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懵懂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
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
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
乎亦豈趨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吾以子為異之問異之問異問也與子亦有異聞乎
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

未成。故云爾。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書謂尚書。孟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

閒歌。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夾小數也。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豈得其鮮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必有所傳授矣。孟子稱點狂者。其言曰。古之人。古之

論語集注
其志極大有志於制作禮樂陶冶天下何也所謂
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乎
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
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
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己且公西華諫于禮樂而曾
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
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己今之時也是微言
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
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
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

高視狂者之象也大匡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
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
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
含哺鼓腹各遂其生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
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
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
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
不言其志而言己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容
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機故
孔子所以不對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言之所以深

論語卷之五
與之也。又觀於季氏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此必其
喪不中禮。與無喪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
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
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
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
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吁
嗟。弗俞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
道也。

克己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

謂克己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
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己以安人。及中庸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首脩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
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過此意。而顏子於
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
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
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孔子以天下言
之二子才大。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雖行仁

論語集注
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己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己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己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己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真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

克己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己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孔安國之意如反身湯武反之之反蓋禮在外反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克固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溫克子克家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己朱子外先王之禮而別以天理

論語集注
之節文為禮仁齋亦取諸其臆皆可謂非禮已學者
察諸仁齋又曰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
矣。淺矣哉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
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
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
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
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以在邦在家為仲弓在
邦在家非矣。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
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

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與克己復禮同而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
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
以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
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傳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
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
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認邢昺引史記司馬
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誘也。朱
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

論語集注
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既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為心者也。民與人亦衆哉。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所不知者。不甚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詎以此。

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邪。夫君子成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為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為爾。且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若俾牛實無兄弟。是言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未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為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可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譖毀人之行也。愬愬己之寃也。蓋愬己之寃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愬己之寃。朱註得之。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為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興。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邑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為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不蔽於近臣為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

言已浸潤之譖。譖之巧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
寬之淺。輒愬諸君。狎恩所使也。近臣不狎恩。不得用
其譖。人君之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
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
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
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
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網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
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
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
近耳。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
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
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
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
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
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
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
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
以信。講師哉。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析為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鞢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何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鞢猶犬羊之鞢。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貴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

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平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為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文一而已。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

質適均之文者哉。後儒昧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文質。是古書所無，妄之甚者也。仁齋又踵其誤，而謂此為文質適均之文。彼為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劬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野人治於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乎？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有若

以為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宣公稅畝，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則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為其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皆不得其解矣。古註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貢助豈不為天下之通法乎？仁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而皆通耕均收，故謂之徹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

均收而周制通耕均收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揚
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蓋徹之意所謂一徹而
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
以爲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
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
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加
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
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已宋儒以欲生欲死

爲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
見而爲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
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
而爲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
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
爲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
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爲當在第十
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
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

論語集注
子路
聽訟而不待兩造者乎。可謂謬矣。子路無宿諾。古註
宿猶豫也。如預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
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
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己
諾同也。
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
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
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譖以善聽訟。誇其能者有
之。然人之情偽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
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必也。

二字之解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
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
曲詳悉。是以事言之。
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
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
怒宥。使其不終為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
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
惡人。則其人生以沮壞人事為務。是聖人之心哉。

朱子之解。或有是弊。學者察諸。荀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亦當由此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心委曲也。皆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亦必柔順謙卑。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好義乎。不能達也。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仁而不得其道。故唯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違其初心。是亦善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庸違義同。則不得於辭者已。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

者之所以聞也。久假而不歸，有似其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樊遲聞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相人之中，則師或不斥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

其切於為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與之，亦善誘之道也。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為是。朱子以得為効，辨見于上。大氏古入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己，以得其報為心，則必有作輟。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為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重，凡人所見之常皆然。然有時乎一朝之忿，忘其身。

論語後已
以及其親者非知爲物奪邪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爲安民之德然
徒以安民爲仁則小子欲爲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
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
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
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
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
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動求諸心故言愛而
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
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誚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

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
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
枉者爲直者所壓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
材焉不爾曲直豈足語臯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
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得之但樊遲
未達朱註以爲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
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
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

亦非兼仁知而言也。為是如朱子富哉之解。失於巧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氏後人以知人為知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者之事。學者思諸。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以為交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直友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是道也。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徵已

